



良心茶遊記

西北遷來種茶人

一般的遊客和茶友到南糯山，都是趕着去看茶王樹和尋找出好茶的古茶園，我的興趣和重點，則是到山上的村寨和茶園，去挖掘種茶人的歷史和文化，因為這才是茶文化的底蘊。南糯山屬於勐海縣格朗河哈尼族鄉。陪同我們的格朗河鄉哈尼族副鄉長介紹，南糯山上共有31個村寨，除了海拔最低的向陽寨沒有古茶園外，其他村寨都有古茶園。而在所有31個村寨中，除了有個小巴拉寨是山上唯一的拉祜族寨子（共20戶83人）外，其他都是哈尼族村寨。這就是說，哈尼族是南糯山萬畝古茶園的栽培人和守護人。

看完半坡老寨的古茶園和茶王樹後，當地陪同邀請我們到半坡老寨和附近幾個哈尼族山寨轉轉，實地了解一下哈尼民情。與半坡老寨靠得較近的還有半坡新寨、石頭老寨、石頭新寨、丫口老寨、丫口新寨、多依寨、姑娘寨和向陽寨等八個寨子，這九個寨子是南糯山上最集中連片的哈尼族村寨，其中多依寨海拔最高，向陽寨海拔較低。半坡老寨在南糯山半山腰上，建寨已有150多年。走進半坡老寨就像走進了原始森林，掩隱在茂密森林裏的都是難以數計的古茶樹，盤根錯節的古茶樹透着幽古的茶韻。據稱全寨擁有11,000餘棵直徑達到或超過18厘米的古茶樹。每棵茶樹上都掛了牌子，牌子上有古茶樹的編號、戶主、村名，有的還加了村民的電話。寨裏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茶園，最少的也有10餘畝。由於當地茶葉的品質優良，舊時每年農曆十月後都會有大隊馬幫運茶收茶，將茶葉馱到今普洱、勐海、勐臘等地，以至東南亞國家販賣。在古樸的



◆哈尼少女 作者供圖

哈尼寨中行走，感覺時光是靜止的。走在茶林中，會感覺時光是永恒且充滿生命力的。千年的古茶樹，茶樹上的苔蘚，辛苦勞作的茶農，構成了南糯山獨特的山野氣韻和歷史畫卷。我們走到丫口老寨外的一條茶馬古道邊，這裏有一口古老的水井，據說是當年馬幫喝水歇腳的地方。當地陪同請我們同寨裏的哈尼老人一起品茶，聽他們講哈尼人轉戰萬里，從祖國大西北遷來雲南的悲壯歷程。

關於哈尼族的淵源，一直有多種說法，但目前最主流之說是來自氏羌族群南遷。氏羌族群原遊牧於甘肅和青藏高原一帶。哈尼族同現雲南省境內的彝、白、傣、拉祜、納西、阿昌、基諾等10多個彝語支系的民族，其主流均同源於古代氏羌族群。公元前四世紀，秦朝勢力迅速擴大，大肆侵犯鄰近部落，氏羌族群被迫流遷各地。在遷徙中，氏羌人不斷繁衍，形成許多部落，活動於今四川西南和雲南西北、東北的廣大地區。史學家將這些南遷的羌人遺裔統稱為「和夷」。和夷中就包括有哈尼族先民。

據哈尼族遷徙史詩記載：在數千年的漫長歲月裏，因為自然資源的逐漸枯竭與人口激增的矛盾，以及民族內部與外部紛爭等諸多歷史原因，哈尼祖先被迫七次大遷徙。從巴彥喀拉山口兩麓之長江、黃河源地區誕生，歷經今川西北高原與青海南部高原交錯的縱谷地帶、大渡河北岸、川西北高原地區，克服千難萬險一路遷徙來到雲南昆明滇池地區。哈尼先民來到昆明滇池地區後，為向原住民表示願意和平安居的誠意，把所有武器都埋於地下，但後來還是與原居的「濮人」發生衝突，演成兩族大規模戰爭。哈尼人戰敗後分兩條路線一直往南遷徙：一路經通海地區（今雲南玉溪）南遷至滇東南的六詔山區（今雲南紅河州和文山州直至越南北部），深入哀牢山腹地；另一條由滇西北，分別南下到無量山區的普洱市和西雙版納等地。

唐朝初期，哈尼族開始從烏蠻中逐漸分化，散布於哀牢山、無量山廣大地區的哈尼族被稱為「和泥」。南詔崛起後，各地哈尼族直接隸屬於南詔，與滇東北、滇南彝族一起，被統稱為37部蠻。10世紀中葉，37部蠻同南詔通海節度使



◆丫口老寨 作者供圖

段思平會盟曲靖，協助段氏建立大理國。哈尼族各部因功得到大理國分封，之後六詔山區的哈尼族各部被強項部領主龍海基統一。龍海基在宋代時協助朝廷征討有功，朝廷授命他世領六詔山區（今雲南東南文山州地區），世代為滇東南最高領主。明朝選給龍海基後代賜姓李、趙、陳、錢等漢姓。

現今哈尼族主要定居在雲南南部無量山、哀牢山腹地以至越南、老撾、泰國、緬甸北部山區，形成了雖跨國而居，但集中成片的哈尼族聚居區域。中國境內的哈尼族人口絕大部分（約170多萬）集中分布於雲南南部元江（紅河）、瀾滄江兩江的中間地帶，也就是哀牢山、無量山之間的廣闊山區。哀牢山區的元陽、綠春、金平、墨江、元江、江城諸縣，是哈尼族人口最密集地區，佔國內哈尼族人口總數的70%以上。無量山區的瀾滄、景谷、景東、思茅、普洱、鎮沅諸縣和西雙版納州的勐海、勐臘、景洪三縣市境，是哈尼族人口第二密集區。

哈尼族是一個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在漫長艱苦的遷徙歷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勤勞智慧的哈尼人不斷改變着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最終由一個原始遊牧遊耕民族逐步轉化為文明的農耕定居民族，創造了一個民族適應改造自然、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神話！哀牢山區的哈尼人創造了震撼世界的世界文化遺產哈尼梯田文化景觀。無量山區的哈尼人則以種茶聞名天下，生產了佔雲南全省產量三分之一的普洱茶。

一個民族的集體意識有着太多的血與火較量的光彩，有着太多對祖先之地無與倫比的眷戀。至今仍有哈尼人傳唱的哈尼遷徙史詩留下的震撼是任何一個少數民族文化的作品都無法比擬的。我聽着哈尼人的遷徙史詩，彷彿聽到他們在唱道：「親親的哈尼人啊，不能把哈尼的故鄉遺忘！哈尼人啊，走到天邊也要記住，哈尼都是一個親娘生養，一個哈尼遭了災難，七個哈尼都要相幫！」

豆棚閒話

◆青絲

買米舊事

宋人曾敏行的《獨醒雜志》記有一趣事：北宋奸相蔡京有一天問幾個孫子，你們每天吃飯，知道米是從哪裏來的嗎？其中一個孫子答，是從石臼裏來的。另一個孫子說是從草袋子裏來的。譏諷自幼過着優裕生活的膏粱子弟不稼不穡，連基本的生活常識都不具備。今人買米多是去超市，或讓熟悉的小販把米送到家裏，數十年前須到國營糧店買米的經歷，也正在成為一段被淡忘的歷史，新生代亦大多不知道曾有過這樣的城市故事。

過去實行計劃經濟，城市人口每月有糧食定額，小孩每月26斤，上了初中後按成人標準增至30斤。人們每月要攜帶糧卡、糧票和錢，準備好容器到附近的國營糧店買米。以前各地的糧店，結構基本都一樣，收款櫃檯位於糧店一角，營業員坐在高高的木櫃檯裏，頭頂上方有一根貫穿整個店堂、掛着無數鐵夾子的鐵絲。顧客把糧卡、糧票和錢交給營業員，糧卡會被蓋一個小章，標註本月的糧食定額已被購買。

接下來，營業員把一塊用紅漆寫有數字的小竹牌交給顧客，再把另一塊相對應的竹牌夾到頭頂的一個鐵夾子上，用一根小木棒用力一撥，「嘩啦」一響，鐵夾便順着鐵絲滑到了另一端——秤米的櫃檯。這兩塊竹牌就相當於古代的虎符，只有上面的信息能對應上，顧客才能領到米。

貯米的倉房是用管道與秤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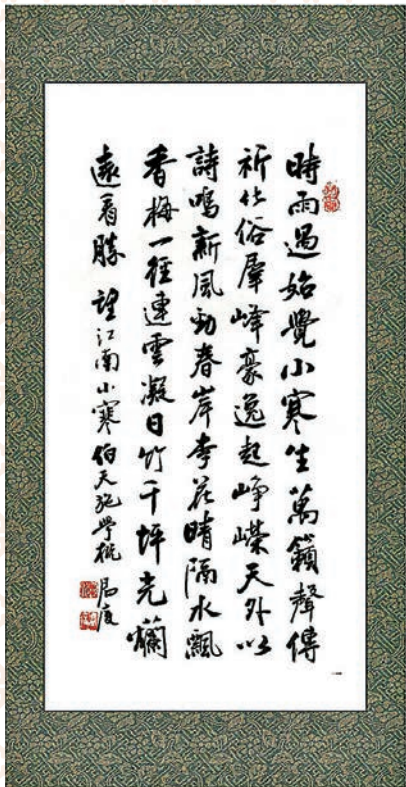
的櫃檯相連，管道下方放置一台磅秤，用一隻白鐵皮米斗作為秤盤。營業員根據顧客的購買數量往磅秤上放好秤砣，然後扯動一根繩子啟動出米閘口，手上的力度輕重，可以控制出米量。大米從閘口傾瀉而下，揚起一陣白色的粉塵，整個糧店內瞬間瀰漫着一股很好聞的大米清香。眼看分量接近了，鬆開手，閘口便關閉起來，多了少了，再用一隻碗補入或舀出。

顧客這時候就要用帶來的布袋或桶做好接米的準備。水泥櫃檯外側的中部有一個出米的洞孔，鑲有一塊半圓形白鐵皮。洞孔下方的地面，還鑿有一個三四公分深的圓坑。這都是人性化的便民設計，半圓的鐵皮可便於顧客套入袋口接米，地面的圓坑是防備顧客在接米過程中，不慎把米灑潑了，米粒也仍聚攏在圓坑裏，方便收拾，不致浪費。

到今天也許有人會問，這種雞毛蒜皮的事情忘了也就忘了，對社會發展又沒有影響，有什麼相干呢？英國倫敦馬麗女王大學歷史系教授托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詮釋歷史的意義，認為人們溯源某一事物的歷史，其實是在嘗試說明一個深藏於彼此腦海中的概念，如果有一天失去了這些相同的概念，人們會發現不能再按照祖先的方式去感受任何事物——這就是每一個生活細節、每一段歷史都值得去書寫記錄，以備後人鉤沉探尋本質的原因。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望江南·小寒

施學概（伯天）鞠躬

時雨過，始覺小寒生。
萬籟聲傳祈化俗，
群峰豪逸起崢嶸。
天外以詩鳴。

新風勁，春岸李花晴
隔水飄香梅一徑，
連雲凝日竹千坪。
光爛遠看勝。

壬寅年十二月十二日

來鴻

心頭的冬天

◆管淑平

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冬天的氣息呢？莫非又要等到學校放假、學生返家的時候嗎？在冬天還未真正到來的時候，一系列關於冬天的憧憬和遐想似乎在心頭如澆了酒的烈火般又蹭蹭地燃了起來，而且愈發強烈。

想來，冬天或許是和下雪有關的。當冬天還未來時，心頭無不一次又一次地期盼着一場雪的降臨，更為貼切地說，是期待着能夠親眼目睹初雪的降臨。看它紛紛揚揚地灑落人間，用簡單的一縷梨花白將世間光景一一覆蓋，感觸與悲傷，孤獨與失落，繁華與凋零什麼的，統統都被這抹簡單的純白掩了去。

因此，如果沒有見到雪下的時候，或者說沒有親身經歷一場雪的洗禮，那便算不得是心裏的初雪，也算不得是冬天的。

雪花是什麼時候起在我的心頭變得與眾不同甚至是一無二的呢？想來，還是在稍遠一些的中學時候，與我的同桌有關。

我的同桌是喜歡雪花的，她曾說：「下雪

的日子是平靜的，冬天有了雪花也就靜謐了許多，其實我們的人生也時常需要這樣的一兩場雪花。」某一刻，我覺得她彷彿就是從雪裏走出來的，不論是說話的節奏，還是做事待人的格調，她都是那樣不急不慢、有條不紊、從從容容，彷彿什麼煩惱到了她的面前，也會如同浮雲般消散。與之相反，冬天在我眼裏只有一個冷字了得。似乎，同樣的年齡，一個浪漫的人和一個實在的人，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就是這樣的吧。

等離開故土來到北方，我似乎漸漸明白了她以前所描述的冬天。在班裏所有的同學中，我大抵是第一一個不僅學校在省外而且還在遙遠的北方的吧。來北方之後，又因行動不便，於是念書期間基本上沒有回過家鄉。那時，一年的開始，是始於懵懵懂懂，一年的結束，則是伴着雪花。記得初來時，一個人在全然陌生的北方，心裏就只有一個想法：逃離。那也是少年的我初次領略到成年時候要經歷諸多的離別的滋味。但終究因為有了她說的那句話，逃離的衝動最後還是沒

有實施。因為心頭有所期待，冬天似故人，故人似雪花，雪花落下的時候，似是故人來，所受的委屈和苦楚也就有了意義。

冬天的另一種記憶，大抵繫於味蕾。在北方念書的日子裏，其實是比较單一而清苦的。學校的供暖設備冬天裏基本沒有開過，因此只能用單薄的衣衫和身子裏僅有的熱量與寒冷相抗衡。在那些與寒冷對抗的日子裏，唯有糖炒栗子和甜甜的烤地瓜可供回味。行走在冬日傍晚的街道上，又有誰不會被這香甜的氣味絆住前行的腳步呢？買上一兩個烤熟的地瓜，捧在手裏既可抵禦寒冷，又能享受冬天的清歡，何樂而不為呢？若是這時，紛紛揚揚地飄起了雪花，那麼，甜甜的瓜香、昏黃的燈光與皎潔的雪花，無疑是冬天最曼妙的饋贈了。

如今的我雖早已畢業，也在不同的城市領略過不同的冬天以及那些只屬於冬天的記憶，但每每冬天來臨的時候，還是企盼着會有一兩場雪花落下。有雪方知冬，有雪方懂故鄉、故人從未遠離。

古典瞬間

秦始皇焚書論

◆唐涇

詩詞偶拾

◆趙陽

冬夜裏的父親

在這不會落雪的城市
每一個冬日，父親總會如期而至
依然會如我兒時一樣
趁着夕陽的餘暉
將爐火點燃，燒旺
並在子夜時分悄悄起身
再添些一斧一斧劈好的柴禾
父親慈愛的目光，是冬夜裏
最暖的棉被，掃過酣睡中的我
一遍又一遍，直到我——

第二天一早離開家門
再次走進那人生的寒冬
不得不面對冬日裏的冷雨

我依然看見你在樓上的窗口
衝着我慢慢揮手
像我十幾歲離開北國的家鄉
與你揮別時那樣

我看不清你的臉，是否帶着
模糊的笑意，我也向你揮手
簡短而又草率，我知道
我必須收斂胸口湧動的隱痛
勇敢地與冬日和平共處
面對草率的生活裝作若無其事
然後，就可以又一次看見你
領首讚許，笑得像雨後的天空

其實，父親，你從沒有走遠
你一直就在我的身邊